

鲍尔吉·原野 著

草木 山河



生态文学中的奇葩，入选中学语文教材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草木 山河

鲍尔吉·原野 著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草木山河 / 鲍尔吉·原野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2.8

ISBN 978-7-5339-3449-1

I. ①草… II. ①鲍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50383号

责任编辑 鲍 娴

装帧设计 一 知

责任校对 许红梅
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草木山河

鲍尔吉·原野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

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字数 168千字

印张 7

插页 2

印数 1-8000

版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449-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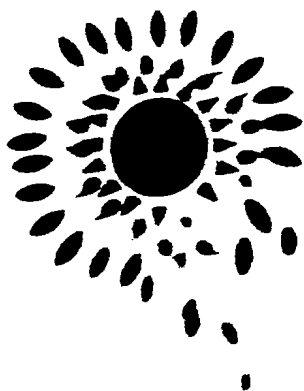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 18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热爱大自然的人都是好人。

——
题记



目 录

天空:银河的手臂

云中的秘密 / 003

车站的月亮 / 005

后退的月亮 / 007

群星的呼喊 / 009

屋顶的夜 / 011

银河的手臂 / 013

夜空栽满闪电的树林 / 015

“凤凰”号探测器报告:火星下雪了…… / 017

一辈子生活在白云底下 / 019

大地:土离我们还有多远

大地的秩序 / 023

早春 / 025

梅岑根的墓园 / 027

凹地的青草 / 029

沙滩 / 031

勃隆克 / 033

青草寂静 / 035

盐和水晶 / 038

草药与大地的苦 / 040

芦苇为我指路 / 042

路有走不完的路 / 044
转经筒边土 / 046
上帝生活在大自然中 / 049
静中日月长 / 051
土离我们还有多远 / 053
北陵:人民的绿 / 058
雨下在夏至的土地上 / 061
猪笼草 / 063
像蒲公英一样远走他乡 / 066
铁轨中间的草 / 068
初秋 / 070
秋叶漫游世界 / 072

水:河流的腰

水滴没有残缺 / 077
河流的腰 / 079
露水的信 / 081
雨滴的闹钟 / 084
爱情常常发生在河边 / 086
水啊,水 / 089
自来水 / 092
对岸的云彩 / 094
雪不是一天化的 / 097
石头上漂桃花 / 099
雪来洗万物 / 101
每片雪都在找一个人 / 104
班迪的雪人 / 106

树木:樱花在枝头想念樱桃

- 雨中穿越森林 / 111
- 树的尽头 / 113
- 樱花在枝头想念樱桃 / 115
- 进森林像进入一个瓶口 / 117
- 两辈子一起活 / 119
- 柳树的母性 / 121
- 树木是音乐家 / 123
- 胡杨之地 / 125

花朵果实:荷花骑马坐轿

- 葡萄园 / 131
- 荷花骑马坐轿 / 133
- 苹果 / 135
- 色彩的旋转和燃烧 / 137
- 一句一句甜 / 139
- 洋葱的衣服 / 141
- 菜啊,菜 / 143
- 阿花蕾 / 146
- 花朵记 / 150
- 姜汤记 / 152
- 净月潭笔记 / 154
- 山菊花 / 157
- 粮食的神性 / 159
- 悬崖的玉米 / 161
- 在德国熬小米粥 / 163

动物昆虫：月光下的白马

月光下的白马 / 167

鸟群飞过峡谷 / 169

牛比草原更远 / 171

鹿 / 173

俯视者 / 175

养蜂人 / 178

小狗睡觉 / 180

鱼 / 182

白马寺的鸽子 / 184

马如白莲花 / 186

谁长翅膀 / 188

等待被鸟吵醒 / 190

斐羚 / 192

鸟投林 / 195

小虫看佛像 / 197

乌鸦站在秋天的大地上 / 199

爱听二人转的狗 / 201

甘丹寺的燕子 / 204

西伯利亚的熊妈妈 / 207

动物为什么不笑 / 211



天空

银河的手臂

◎车站的月亮属于离家的旅人，属于身上背行李的人、口音不同的人、着急的人。月亮用清光在地下写字：别离——回家。车站的月亮有清脆的回声。每夜，火车把月亮拉到远方，交给下一站的月亮。

云中的秘密

云彩是谁的衣裳，脱到岸边被风吹走这么远？

云的衣裳像洗衣机冒出的泡，堆在山的头顶。

云不散，虽然最后散了，但在天上依存了最多的时间。从飞机上看下面的云，很薄，飞机不忍心去撞这块被单似的云。从天上看，云彩不是团，它的缝隙露出大地的黑色。云所以没被风吹破，是后面的云手抱住前云脚，说它们搭一个梯子也行，平行的梯。云毫无目标地漂泊，听从风的摆布，身板越来越薄。飞不了多久，云的全身都变成了肋条——天上常有梯田形、洗衣板形、台阶形的云，那是云的肋部，脑袋和手都累没了。

云是衣衫，虽然不知道这是谁的衣衫。姑且算是星座的衣衫，洗澡脱在岸边，被漫出河岸的水冲跑了。不要说天上没有河，我过去也这么想。自从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北京下了大暴雨之后，我觉得一切地方都可能突然出现一条河，从地铁站口涌进站里，从高架桥悬下瀑布。谁知道，北京的“天”上，竟会有这么多的水，几百上千吨。水开始并不遵从重力定律，在云的一个什么地方待命。后来出发，按重力定律一倾而泻，没让牛顿惊讶，但北京人民都惊讶。远望北京机场如洞庭湖一样波光潋滟，这时，水面实应划出一只又一只小船，赤卫队长韩英（机场旅客中找到这样的人不难）站船头唱：洪湖水呀，浪呀嘛浪打浪啊。机场如果不是泡着一架架呆鸟似的大飞机，这里多么像红区，像鄂豫皖边区老革命根据地。

旅客们在候机楼合唱——太阳一出(读区,不要读出)闪呀嘛闪金光啊。(男合)清早——,(女合)船儿——,(众合)去呀嘛去撒网,晚上回来鱼满舱,啊……多好!跑道修得平,水上波纹细腻,如宋代古画的水波纹。

天有天的庄稼,云是天的大豆高粱。天有天的河川,云是河川。地上的人仰面看云,想到云像棉花堆、像羊群、像城堡。在天人的眼里,云有五色,分成红黄绿青蓝。此中奥秘,不足与人类视网膜道也,各有各的乐趣。从一堆乱糟糟的云里,天人看到小麦青青,看到云里的森林苍郁高古。云的河水有轻柔也有泛滥,鱼虾乱蹦。天上的矿是铅灰低重的云层,矿工是天堂疲惫的飞鸟。你以为小鸟飞来飞去在天上玩吗?不能这么说,它们是天上的劳动人民。

鸟儿在天的春天叼来种子播种,看护小苗生长,长成穗,灌浆,成熟。秋天的黄昏,老鸱从天际低飞,它们背负粮食,只不过人眼看不清天上粮食的模样。人眼睛分不清的东西太多了,分不清光线里的红外线和紫外线,而昆虫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。红外线红,紫外线紫,如此而已,人类怎么了?

在天边,大雁驮着成捆的麦子,运到南方。燕子驮着小把的油菜,运到另一个地方。云的河流开埠,大船装满了粮食、丝绸和矿石,运到云的第一和第二世界做买卖。云上的矿可提炼水晶,提炼翡翠。玉在天上是最平凡的东西,像鹅卵石一样。地上有什么天上就有什么,五谷稼穡,堆在天堂。

你问开飞机的飞行员在天上有过多少奇遇?烫金的云彩凭空奔忙,紫色的云彩搭一个玫瑰色的拱门。云彩有云的手语,它与其他云对话,谈风向、风速和爱情。飞行员都是守口如瓶的人,他们为了自身安全决不透露天上的事情,不说出他们看到了碧绿的雨滴、云里的动物大战——它们的名字全带“豸”字边,但念不出读音。飞行员独处时会陷入冥想,会欲言又止,他们又想起天上的奇遇。没人对飞行员严刑拷打,逼他们说天上的事情。

车站的月亮

常识说月亮只有一个，我宁愿相信月亮有备份有值班因而有许多个。李白和苏轼的月亮已被他们带走了，他们离不开月亮，走到哪里都要跟月亮一起玩，带着酒。草原、戈壁和西拉沐伦河都有各自的月亮，为什么说月亮只有一个呢？月亮们形状如一、胖瘦如一，但性格和气味不同。我感到戈壁的月亮太高，而呼伦贝尔秋天的月亮看上去挺有钱。火车站的月亮只照各地的车站。

车站的月光被两道闪光的铁轨支出去太远，好像铁轨是月亮走到人间的梯子。月亮在汽笛和人流黑潮中显出工业化的特征。在站台等车，常听到喇叭里传出不需要旅客听懂的话，譬如——洞么拐贰进五道。我在心里给这种话续下一句——天地悲凉草木秋。喇叭里说：接车拐六么么拐。对曰：碧海青天夜夜心。这是些奇怪的话，列车来到脚下微微地震动，唯一戴红色大檐帽的铁路员工对着铁轨立正，都在月亮的注视下显出苍白，让人觉得车站的月亮很操心，缺少休息日，熟悉工作流程。

一次，我坐的火车在俄国布里亚特北面的阿巴干车站停了五个小时。问停车的原因，说这列始发于乌兰乌德的火车比规定的时间早到了五个小时。阿巴干车站虽然没有往来车辆占道，也要按自己的时刻表运营。我们等待，但俄国的旅客并不觉得是等待，认为这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仿佛上帝来到阿巴干也要停留五个小时。俄国人在车站喝酒、接吻，有人

把毯子铺在站台上睡觉。我在月台上光着膀子慢跑。那时候,我抬头看到阿巴干车站的月亮微红,像从桑拿房里出来的女人。天没黑的时候,麻雀从我肩头、耳朵边上笔直飞过又飞回,我从来没见过如此不怕人的麻雀。天空出现蓝灰色的暮霭,这里的天桥如同巨大的车站。我不明白俄国人为什么把天桥修得那么高,楼梯如同中山陵的台阶。在天桥上瞭望,可见方圆几十里景物。它也许担负着军事上的职责,是一个要塞的制高点。在天桥上,我看到阿巴干车站的月亮从布满密林的山峦往上升,山峦之间有白的夜雾包裹,符合黄宾虹所画山水的皴法。月亮微红只是它的特色之一,这里的月亮的第二个特色是横着走,仿佛是一艘轮船。在中国,月亮——不管是不是车站的——照例向上升,如气球那样。我想起了一首乌克兰民歌《德聂泊尔》的歌词——你看那月亮暗淡无光,在黑云后徜徉不停。是的,这个月亮可能从乌克兰飘过来,没拦住,飘到了南西伯利亚。

斯图加特火车站的月亮仿佛被奔驰公司收买了。这个火车站由奔驰公司修建,楼顶有一个莹白发亮且旋转的奔驰车标。从我站的地铁站的角度看,月亮跟车标并肩而立,一黄一白,都在转。斯图加特火车站没人售票,车头有一个孤独的司机。这里的车站听不到奇怪的广播。

车站的月亮属于离家的旅人,属于身上背行李的人、口音不同的人、着急的人。月亮用清光在地下写字:别离——回家。车站的月亮有清脆的回声。每夜,火车把月亮拉到远方,交给下一站的月亮。

后退的月亮

在乌兰扎德噶，我中止了早上跑步的习惯。所谓草原并不平坦，草下面的地势深浅摸不准，容易崴脚。跑步招狗叫。狗只见过牧区的马跑，没见过人跑，它急躁地告诫你停下来。第三是我回答不出牧民兄弟的提问：你跑什么？什么东西丢了？我不好意思说这是锻炼身体。他会问：身体还用锻炼吗？干活就行了嘛。我告诉公社的厨师，我跑步是跟美国总统布什学的，他六十多岁还在跑步，很坚强。厨师回答我，你说这个总统我听说过，他吃饼干噎昏过去了，霍日嗨（可怜哪），他的精神不正常。

为了保持精神正常，我改为晚上走步。沿西拉沐伦河岸往东边走，月亮刚好从宝格达山顶上升起来，把路照得清清白白。

山上的月亮，称之为白嫩也是可以的。它别无所依地停在海底一般深蓝的夜空，好像拿不准要不要继续向上升。不升是对的，月亮现时的角度恰好俯瞰西拉沐伦河在夜色里的清明。河如静止，与月对望。河上漂过一片叶子，把水中的月亮从中间划开。月亮摇荡几下复原，比刚才更白。

河水在远处分为两岔，铺开犄角似的银白光带。河水浅处，微凸搓衣板似的网，拦截水里的碎银子。鱼从河面跳出来，啪的一声，传得很远。同伴吉雅泰告诉我，鱼打架。我听了疑惑，鱼还打架？黑天还在打？同伴说，鱼最不是东西，特别是草鱼，爱捣乱。我说，那就把草鱼全都抓起来吧。吉雅泰笑了，他是分管政法的副苏木达（副乡长），说派出所里没有网。

夜鸟从灌木中惊醒。它们有夜盲症,没飞多远又落下,嘎嘎叫,明显在抱怨。月光照亮了沙地的蜥蜴,它出溜出溜爬,扭着尾巴。我特想踩住它的尾巴。小时候,我跟父母住五七干校,祸害过它的尾巴。这种不文明行为源于一个传说,说蜥蜴掉了尾巴自己能安上。传说造孽,蜥蜴哪有这个能耐。

好看的是草叶上的露水。草在后半夜才结露水,透明的露珠在月光下变得莹白。远看,草披挂周身珠宝,摇摇欲坠。这哪是草?每一株都是君王,琳琅锦绣。

我跟吉雅泰走了很远的路,却见月亮一步步向后退。人往前走,月亮向后撤。你停下,它也站住脚。我们绕过宝格达山,月亮退到了沙金山顶上。月亮怕人啊,吉雅泰说。

走牧区的夜路,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。坏人都在城里面,这里只有淳朴的、已经睡觉的牧民。大自然也睡了,留下月亮看守天庭。沼泽里传出鸟叫,如青蛙的叫声。吉雅泰说这不是鸟,是虫子,在树上像蝉一样刮翅膀。

月色越发白净,牧民的房子看上去比白天矮了,毛茸茸的。如此明澈的夜空,看得见细长条的云彩。云彩想把星星藏起来,但星星在云后偷偷露出了眼睛。

我的精神还正常吧?我问吉雅泰。他说正常,但你不应该穿皮鞋出来,露水把皮子都潮软了。还是不正常,我心里说。

群星的呼喊

听虫鸣可以练听力。夏夜的合唱里，虫的种类会超过一百种，越是细辨，越觉出大自然的丰富无可比拟，虫世界比人世界还要热闹。

作为音乐术语，听力，指倾听人对音准和音高的辨别力。唱歌跑调的人不是声带出了问题，是听力有偏差。而更深入的听力，可以同时听到乐曲中不同乐器的演奏，比如听出铜管乐里面小号和长号的音色，听到小提琴和竖琴的声音。莫扎特的晚期作品，喜欢以长笛和竖琴对位演奏，小提琴齐奏上下迎接，与歌剧的咏叹调相仿。长笛是女高音，竖琴是次女高音，小提琴是合唱队。当所有的乐器共同演奏时，同一时间听出不同旋律的不同乐器的演奏，就有相当好的听力，自然也是好的享受。

以这种态度听取虫鸣，感到大自然的音乐更神秘、渺茫与出人意料。把虫鸣当乐曲听，相当于看赵无极的画。他的画乍看像骗子画的，但越看越见出精妙，没有五十年的苦攻，当不了这样的骗子。他的画不具象，就像虫鸣没有旋律性。而他画里的一与多、线与面、构图（他好像用不上“构图”这个词，没构过）合乎星空一般的萧散自如，做是做不出来的，画也画不出来。赵无极的画接近于音乐，音乐里面实在是“没有什么”。假如这个“什么”是主题、是高潮、是究竟的话，好的音乐一律什么也没有。听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，似乎连铺垫也没有。我常想说巴赫的音乐没开头，劈面就是剥开的橘子瓣的脉络。但巴赫每首乐曲的开头，不是开头又是什么